

羊吃草

西西著

何福仁編選

中華書局

西西
著

羊吃草

何福仁
编选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吃草 / 西西著;何福仁编选. —北京:中华书局,
2014.1

ISBN 978 - 7 - 101 - 09582 - 1

I .羊… II .①西…②何…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205654 号



* 简体字版本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提供,【香港散文典藏】
顾问 刘绍铭 陈方雄 主编 黄子平。

书 名	羊吃草
著 者	西 西
编 选 者	何福仁
责任编辑	焦雅君 何 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582 - 1
定 价	43.00 元

散文里一种朋友的语调

何福仁

一

我想先从写坏了的散文开始，不是汉语的，而是英语。亚瑟·克拉顿-布洛克（Arthur Clutton-Brock, 1868—1924）晚年谈英国的散文（On English Prose），指出英国人对散文有一种偏见，以为接近诗的最好；这是把散文当成诗的穷亲戚。然后他指出英国散文两大毛病，其一是卡莱尔式的文风，作者用一种高昂、声嘶力竭的声音说话，把写作当成演说，一味炫耀口才。其二，则是作者好为人师，任何时候总有一些道理要讲，总要教人一点什么。前者可怕，试想想，走下舞台，仍然用高八度音阶的嗓门说话，不是

很可怕么？后者则属可厌，他有教无类，硬把所有人都塞进他的门下。

何以这是写坏了的文章呢？毛病在两者都出诸一种俯视众生的姿态。那个说话的我，是大我，是超乎众人的我。他们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就高高在上。他们无视任何场合、对象，永远用那么一种自我中心的腔调说话。他们并不会和朋友闲话家常；他们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朋友，不见得需要朋友，朋友都变成听众变成学生了。可是这种说话的态度，久而久之，结果是平白、切实的话再不会说，话里总要加添许多装饰、戏剧式的东西。

这位学者的见解，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令我回过头来思考。因为与上述二者不同的，合该另有一种常人的态度，那个说话的我，既不自以为高于其他人，也绝不低于其他人。这个说话的“我”，是“众我”之一，说者听者平起平坐；而说话的语调自然而亲切，一如朋友。当然，对某些扭曲的现象、事态，谈起来，言辞也会变得严厉，彼此彼此。其实朋友交往就是这样，有时可以发发脾气，只要不是乱发就行。谁会喜欢和一支永远摄氏二十四度的寒暑表做朋友？于是，这就有了对话的可能。

平素我们会听听讲演，时而希望获得高人指点，但作为文明的成年人，我们更多的时候倒情愿和朋友闲聊，那是我们更珍贵的、常态的情感生活。朋友之间聊什么，可以有特定的话题，那是讨论，一旦煞有介事，嘴巴和耳朵都会认真起来；但更可以没有，那就果然是闲聊了。总之朋友不是工具，不是可以利用的资产。如果谈的是趣闻，乐得彼此分享；苦事么，何妨互相分担（苦事、惨事，奇怪我们喜欢演说、喜欢讲道理的伟人仍然会用“分享”一词）？在谈话的过程里，有交流，眼神的，心灵的，真好，因为说者不是紧握拳头，站在讲台上，说而且演，而听者无需仰起头来，乖乖把手放在膝上，装出聆教的可怜样。

朋友有时会自嘲，偶然又会调皮地自夸，有时会流露自己的缺点，会把偏见告诉我们。但无论他说什么、怎么说，我们都很清楚，他不是完人，我们也不强求他是完人。只要他的精神健全，没有罔顾一般的道德准则，那就行了。对导师，对精神领袖，我们才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他并没有假扮神童，长大了竟然也事事精通的意思。散文家而没有两三种一偏之见，还是散文家吗？“我”而没有若干特殊的好恶，那还是“真我”吗？有时，他的确有所观察，有所心会，有些妙趣的想法，这就更好了。好的朋友，像

一面镜，不是变形的哈哈镜，令我们看见自己，令自己反省、进步，令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

二

散文里最重要的人物，——如果有人物，就是那个表述的“我”。这个“我”，也许根本不出场，但一椅一桌，莫不通过我的观察，我的选材，用我的声音表述。当然，在小说里，叙事的“我”，不一定是作者本人，那可以是角色扮演，即使那个“我”用上作者的名字，也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真真假假，那是有意的颠覆。照热奈特（G. Genette）的说法，小说叙事的 mood 和 voice 是有分别的，试以西西的小说《肥土镇灰阑记》为例，mood 是元朝的五岁小孩，voice 却是出入古今六百岁，有现代意识的成年。散文里的“我”则甚少这种变异，如果有，那就靠近小说了。

朋友要我编选西西的散文，并且谈谈读这些散文的感想，我想这个“我”是关键词。我同时想到，我应该尝试用一种比较放松的腔调。克拉顿－布洛克抱怨英国散文的疯牛之疾，汉语的散文又岂能免疫呢，那种装腔作势的架式，加上一味美化自己，往脸上贴金的散文其实到处为祟。

但香港散文的特色，而且是好处之一，也可能是过去跟其他地方的汉语写作不同之处，即是叙述时一个平视的“我”。追溯起来，这大抵和现实环境有关。我们都是移民，分别只在新旧，有些初来，有些父亲的父亲就来了。在英国人治下，早期这个“我”，既内望，又外看，也许并未成形，还不完整，但不得不承认，这地方相对的比较自由、开放，没有一个我们必须膜拜的偶像。许多在其他地方受禁制的讯息、书籍，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也塑造了“我”的视野、品性。然后，大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日渐长成，既不得不受外来大气候的影响，——这令我们谦虚，又不得不依靠自己，摸索，琢磨，然后获得自己的声音，一种不亢不卑的声音。

说话的环境也产生作用。香港散文有一个特殊的场域：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起来的报章专栏。早期的报章副刊称为“谐部”，以别于正论的“庄部”，目的是表现日常生活的情趣、调剂现实的种种压力，当然，也显示它并不是主角，像粤剧的丑生那样，可以插科打诨（我少年时看过梁醒波的表演，连生旦都跟不上）。可这么一来，副刊专栏一直成为自由抒写的空间。部分专栏作者不忘对现实政治的抒发，或讽刺，或寓言，往往也不乏文学的笔法；更

多的,则是对自身生活感受的刻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整整数十年,香港报章的副刊,百花齐放,各式纷呈,曾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粮。我一位朋友多年前移居外国,他最怀念香港的,是早餐时一杯鸳鸯,摊开几份副刊,叩访上面熟悉的作者一个个划定的房子。黄昏时,还有一两份晚报。每天看,长期看,他觉得这些作者像朋友,他都熟悉。

三

西西大部分的写作,都先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散文往往以专栏形式,刊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有的写生活,有的谈阅读、谈画、谈音乐,或者一段文字,拼贴一幅画,以至应邀专谈足球等等。无论是什么特定的栏目,那始终是我们熟悉的,一种平实、朋友家常的语调,这语调亲切,富于情趣,时见独特的角度、奇妙的想象。这种笔调,和她的小说、诗,无疑是一脉相通。她绝少激昂慷慨,侈谈什么救国救民,她甚至不用感叹号(台湾的杨牧也不用),偶然出现一两个,原来是报刊的误植。这种语调的作者,有他自己的看法,兴趣极广泛,并且转益外国最前卫的素养,却不会以为长于执笔写字,就同时精通政治经济,以及一切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记得五十多年前,家父在

新界乡下教书，晚上经常有村民来访，神情腼腆，原来是请求家父读信写信，同时就询问他一些其他的意见。一次两夫妇到来，谈不两句，女的号啕大哭，原来他们的牛病了，请教疗法，结果大失所望。父亲说：我怎么会懂？你们养牛，不是应该比我懂？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到大家都会读书了，到访的就不是学生，而是朋友。

运用朋友的语调写作，绝不等于可以胡言乱语，想到就说。我手不等同我口，出口成文的说法，是简化了汰选、转化、整理的过程。这过程，容或熟而生巧，但熟得过了头，反而变得油滑、陈套。然则平实的语调，尤其需要别出心裁的角度，言人之所未言或者少言。我们很难说西西某些句子写得特别好，某些段落是金句，不是这回事，她并不炼字，要炼的是意，是整体。那是另一套美学。试看这两段：

更多的时候，我们互相静坐不语，当我从书本上抬头，总看见你或近或远，对我凝神看望，而且目不转睛。多么明亮美丽的一双眸子，充满感情、善意。你在想些什么？我无法知悉。我在想些什么，你也不会知道。我在想，是什么机缘，让我们可以在当下这宁谧的环境里相遇，彼此认识，成为异类的朋友？世

界多么辽阔，世事多么纷乱，我们却在地球的一隅，面对面，彼此无话，其实也无需说话，让时光渐渐流逝。但这样和谐的日子能够延续多久呢？大花呵，人生苦短，猫生也不长。你忽然已经十五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七十五岁，你竟然已比我还年长了。我们早晚都会归于尘土，不是消失，而是变换形态，变成别的东西，成为雨滴、沙粒、微风，活在其他人的记忆，然后，连记忆也变得不可靠，没有了。

我喜欢猫科动物，喜欢猎豹、花豹、金钱豹、雪豹，我喜欢你的近亲：老虎。你们都有明亮美丽的眼睛，像碧玉、翡翠，像琥珀、蓝宝石，甚至像钻石。而你，你的眼睛就是猫眼石。我常常想，宇宙间的宝石就是你们的眼睛化成的，其中蕴藏着你们不朽的灵魂。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奇异的眼睛，例如狐狸、青蛙、狼、鹰、企鹅、海象，甚至八爪鱼。但你们的眼睛特别动人，因为会闪烁变幻。如果所有的猫科动物都闭上眼睛，世界会变得多么荒凉。

——《那一双明亮的眼睛》

我本来想截取其中的一两句，看来看去，还是放弃了。这本书，上编从西西已出版的散文集选出，下编虽先后在各地报章、杂志上发表，但从未结集。换言之，我其实只编了半本。我的解释是，上篇可以结交新朋友，下篇则是给旧朋友的惊喜。如果新旧朋友都不满足，那只能怪编者自己；补救之法是请去寻找原装的版本。这其中我特别选了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像《上学记》、《卡纳克之声》、《以色列一周记》等等，让熟悉她的朋友，看看她如何细致地处理不同的题材，那是她精神饱满时的面貌。

目 录

I	序	散文里一种朋友的语调
---	---	------------

上 编

3	造房子
6	答问
8	羊皮筏子
13	交河
18	店铺
23	狒狒
26	家具朋友
34	羊吃草
39	看猫
48	石上

50	外面
52	彩虹
54	邻居
56	好重
58	接异
60	快乐
62	谷熟
64	门神
66	上学记
110	卡纳克之声

下编

163	那一双明亮的眼睛
179	2666
182	德语课
185	肺片
188	礼节与权宜
191	历史的“是”与“不”
194	农业展览会 ——多声道的场面描写
197	香斗

201	怡红院的室内设计
209	从一帧剧照看《赤壁》的室内设计
215	在书房里玩隔间游戏
219	家具清单
227	素墙
231	拟仿物
236	魔镜
239	以色列一周记
269	五峰园
272	半园
276	何园
278	曲园
290	听枫园
295	个园
297	艺圃

上
編

